



## 传家宝

■杨松(市直)

对奶奶而言,每年盛夏时节家里总有一件大事需要她亲手操持,除我之外,从未假手于人。其实她忙碌的并非农事,只是晒晒衣物。经冬的衣物泛着霉气被奶奶翻腾出来,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一晒。我经常帮助奶奶整理旧衣物,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晒一晒爷爷那件心爱的棉大衣。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布满补丁的蓝色棉大衣依然干净整洁,没有一星点儿污垢。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奶奶,家里为什么把一件破旧的棉大衣视若珍宝。奶奶笑着告诉我,说蓝色棉大衣里面藏着爷爷的友谊。

爷爷原来在学校里教书,不料一身正气的他竟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爷爷只好回到农村老家接受教育,教育来教育去,最后教育爷爷去挑大粪。爷爷不堪欺辱,就随逃命的乡亲们去了青海。

爷爷由于长途奔波劳累,原本身体就很虚弱,再加上水土不服,刚到青海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就在爷爷生命垂危的时候,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一位藏族同胞。当时青海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藏族同胞的家境也非常拮据,但他依然无怨无悔地请大夫给爷爷看病,一连四十多天。藏族爷爷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料,或许感动了上天,终于把爷爷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爷爷病愈后,感觉无以为报,临走的时候就把奶奶亲手缝制的蓝色棉大衣留下了。但爷爷回到老家不

久,蓝色棉大衣又被邮了回来。奶奶说,你爷爷接过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刚看见棉大衣,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包裹里还夹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只是一句话:“不用客气,咱俩是兄弟。”此后,爷爷也没有穿过那件棉大衣,而是把它干净整齐地存放在柜橱里。后来,老家闹饥荒,爷爷在冰天雪地里远到百里之外去讨饭,而他身上的衣衫也褴褛到不足遮体的程度。家里人劝爷爷穿上棉大衣防风挡寒。但爷爷说:“不能动,千万不能动,棉大衣是我也是咱全家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掉了爷爷头上右派的帽子,也把爷爷吹到了青海。爷爷特意到青海找过他的藏族兄弟两次,藏族爷爷一家不知迁移到何处去了。无功而返,没能与自己兄弟见上一面,这成了爷爷一生最大的遗憾。

历史的车轮进入新的世纪,今昔对比,我家的生活水平和乡亲们一样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很多衣物都被捐了出去,爷爷唯独不让动那件蓝色棉大衣,他把它看成了传家宝。我同爷爷一样对它怀有深情,毕竟它是汉藏两位爷爷真挚友谊的见证。现在,这件蓝色棉大衣传到了我的手里,我依然会把它当成传家宝传给我的子孙,然后一代一代往下传。或许有一天棉大衣不复存在,但它身上所蕴涵的精神会传承下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挚的情谊是永存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然如此……

## 人生总是梦难圆

■张超(柘城)

人这一生总有许许多多的梦想,人们又常常围绕着这些梦想的实现而去努力拼搏。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不久,我买了一辆轻便大链盒自行车,村里人对我注目了好久,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可惜,好景不长,在那自行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终于让小偷偷给“惦记”上了,骑了不到一年就被偷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摩托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在下了很大决心后,我又买回了一辆红色的弯梁摩托车。从没有骑过摩托车的我,

是自己从专卖店小心翼翼地骑回家的,速度慢得骑自行车的人都可以超过我,几公里的路“走”了有半个多小时。三年后,我又换了一辆大架125型摩托车。

2003年家里的两层楼房盖好后,心想往后什么想法也没有了,再不做什么梦了,可看到别人家购买了小汽车后,我心里又开始做起了轿车梦。终于在酝酿了三年之后购买了一辆小排量的家用轿车,加入了有车一族,从此,冬天上班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了。我想这下该消停了吧?该有的都有了,可看到别人开着大排量的汽车去全国各地旅游时,心里又不满足了,这,又开始做起换大排量汽车的梦了。

甄家有苦笑了一下:“老四说出来了,有啥不中嘞。不过……”

钱顺东说:“二哥,有啥条件,你说?”

“我提着鹤鹑布袋子中不?”

“中是中,你掖腰里,可别把手里。”

“只要不饿着它,嘿嘿,我听您嘞,您说啥时候开始吧。”

“明天上午,为了传信大爷的身体,到时候你千万听我安排。好了,二哥这边妥了。趁天没亮,大家赶紧按计划行动吧。记住,除了甄家,家家把话说到,一家也别落下!”

第二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正如钱顺东保证的那样,好户甄庄的批斗会场不到预定的时间就布置停当,人也到齐了。工作组的几位领导坐在里圈的一排条凳上,面前是从学校里拉来的三张课桌,桌上放着保温瓶和几个粗瓷碗,碗里的开水冒着热气,村民们坐在自备的高低不等的凳子上排在外圈。会场中央有块空地,放着一张小方桌,是挨斗的五类分子的站台,也叫“会心子”,现在还空着,得等组织大会的领导讲完全国的全省的全县的全公社的大好形势,再喊几遍革命口号,该挨斗的人才能站在那上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别的地方的批斗会都是这样一个程序,工作组领导当然也要按照这个程序进行。他们在会前已经得到大队全体干部的再三承

【长篇连载】

## 乡村品质

●高奇斌



诺——被批斗对象已经由民兵看管起来了。看着大队干部们熬得通红的兔子眼,他们被感动了,相信今天的批斗会不会像上两次那样尴尬,一定能开成功。果然,当他们激情振奋地讲完大好形势,大喝一声:“把贼心不死的五类分子带上!”荷枪的民兵竟一下子押上来三个批斗对象,小学校长郑红旗看着手里的一张红纸不失时机地站起来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全体社员跟着举起握紧的左拳头,齐声喊:“不忘阶级苦!”郑红旗又呼:“牢记血泪仇——”众社员也跟着喊:“牢记血泪仇!”喊完一条,再喊一条,直到郑红旗把红纸上密密麻麻的革命口号一条条全部领呼完了,人们还攥着拳头憋着气等着下一声的内容,感染得工作组的成员们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不禁鼓起掌来。民兵连长张兴存见

凡人故事 >>>

■邵东侠(永城)

## “人精”与“呆子”

他们两个同村同龄同辈分,一个是兄一个称弟。虽不是一母同胞,但因为自小是玩伴,也是情同手足。从小学到大学,两人上的都是同一所学校,毕业都分配到县城政府部门,成为当时那个偏远县城少有的大学生干部。

两人亦有不同。为兄的家庭贫困,父母皆为普通农民,所以他生来淳朴敦厚,倔强真诚,凡事认个“理”字,村人送其外号“呆子”;弟弟家境富裕,父亲是本村村长,当地人称其“人头”,上可与县乡领导推杯换盏,下善给村民调停纠纷,操持婚丧嫁娶,在村里的地位无人可撼。因为这家庭背景,弟弟从小颇见世面,生得脑子活络,八面玲珑,村人送其绰号“人精”。因此,村人们认为“人精”肯定会有出息,而对于“呆子”,只有摇头,呆头呆脑的能有啥出息。

村人的眼光令人佩服。“人精”果不负众望,凭借着“嘴勤、手勤、腿勤、脑筋更勤”,不仅总能深得上司的赏识,而且非常幸运地成了本县某常委的乘龙快婿。他像一只阳春三月的风琴,随风而起愈飞愈高,迅速成为该县历史上最年轻的科局级领导,先后在几个热门局委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政绩卓然。虽然下属对其多有微词,举报其弄虚作假、贪占受贿的信件也多次出现在上级领导的办公桌上。但大人命,每一次“人精”都能逢凶化吉,而且升迁的道路尽是坦途,由一颗政治新星最后幻化成政坛常青树。但“人精”有良心,他没有忘记老家,甚至没有半点对家乡父老的冷落。“人精”每次回老家一定要把乡里的村里的头头还有各家族的长辈一律

故园回望 >>>

■吴振海(市直)

## 乡下几口

老家的房子过去是土坯房,由于供应我们上学,当左邻右舍纷纷盖起大瓦房时,爹娘依然厮守着那座老屋。娘害怕蛇,每次进屋娘总是把爹喊过来,床上床下看一遍。每听娘讲起这个,我们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滋味。等到1993年春天,小弟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兄弟倾其所有,总算为爹娘盖起了四间瓦房。当时二老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住上大瓦房。

转眼十几年过去,房子立柱上的水泥已脱落不少。随着我们姐弟六人的各自成家,特别是爹走后,留娘一人独守老屋。娘虽然年近八十岁,但她仍坚定不移地守护着老屋。多少次我催娘搬到城里,她都以不习惯推辞。娘不能生活在我的身边,这一点常常是我心中的痛。

家里有两张床。一张大床,是祖上留下来的,我记事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脚踏板呢。娘一直睡大床。另一张小床就靠窗子放着,麻绳攀的那种,老家农户户都有,管它叫床子,时间长了中间如一个网兜,回老家陪娘时我睡,也挺舒服的。

请来,拿出只有城里人才能享用到的好酒好菜海吃山喝一番。让没出过门的老人们感动得直想哭,醉了就拉住“人精”爹的手,连说:“值了值了,咱庄上谁也没有您孩子混得好!”更让大家感念的,但凡老家有建学校、修家谱、修路架桥的事,他都慷慨解囊,出钱最多,出手最早。“人精”成了老家人的骄傲和恩人。

“呆子”最终不虑此名。虽然他在大学里成绩高出了“人精”一大截,而且对国国情有独钟。他有自己的思想,每有感悟就搭笔成文,所以不断有佳作见诸报端,被学术界公认思想敏锐,情感充沛。但是“呆子”生就不当官的料。说话直,不会拐弯抹角;工作灵活性差,不看甚至也不愿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好据理力争,坚持己见。“呆子”是工作狂,执行上级政策不折不扣,没人能在他那里打通关节,无论谁送礼上门或请客通融通融,他从不给面子。老家村里人对他更是厌烦,他不给人帮忙,大家也压根没指望过他,知道他根本没那个本事。

忽一日,村里炸开了锅。“人精”出事了!先是被“双规”,而后被逮捕,最后因贪污受贿失职渎职被判刑蹲了监。村里人先是不解,恁精的人咋就玩漏了呢?“呆子”这回不呆,每到年节他总先去监狱里看看“人精”,再回家看看“人精”的父母。他们旧不会说多少话,只是反复说:“好好改造,人还年轻,只要好好干会有希望的!”“人精”和“人精”的一家人热泪盈眶。

但在外人眼里,“呆子”永远是“呆子”,“人精”不再是“人精”。

夜深,娘睡熟了,听着她均匀略显沧桑的鼾声,我也渐渐模糊了双眼。梦中我总觉得小床在晃。我突然想到了我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静静地躺在这张小床上,任我们哭天唤地地叫喊,他也没能再看我们一眼。从此每次回家,我再也不见到那个跑到村头接我们的老人了,那个一生厚道朴实得如一捧泥土般的老人。想着想着,我一骨碌爬起来走到院里。乡村的夏夜静悄悄的,除了偶尔几声蛙鸣,再就是杨树叶“沙沙”的低语。

这趟回家我和娘聊了很多,听娘说东头新社哥走了,盖房掉架子摔死的。鲁家三儿子才四十几岁也走了,癌症,从发病到死整整熬了一年,钱都花光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咋过。我听着身上直起疙瘩,对娘说我从胆小。娘说害怕啥哩,人死如灯灭,人和小鸡一样,活的就是一口气,一口气上不来人也就不行了。娘说得很淡然。望着那盏二十瓦的灯泡,我突然涌出了许多愁思:既然生命如此脆弱,有一天娘也是会老的,娘老后我还会回家吗?回到家找谁?家里有娘才是家呀,家里没娘,兄妹难替。

个惊喜。俺三个庄同时开批斗会,让我保护着各位领导一个庄一个庄地去指导。”

“这个老钱!保什么护,莫非还真有阶级敌人跳出来砸黑砖?不过,刚才我看那三个批斗对象好像是您沙岗的,咋不见甄家的人?”

“俺大队部的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觉得本庄的坏分子在本庄斗好些回了,社员都斗疲了,为了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以后就把俺大队的五类分子都集合起来,挨庄游街,轮换着斗。这会儿,甄家的人正在沙岗游街挨批呢,一会儿就该游到好户甄庄了。各位领导,咱赶紧走,沙岗人多,比这边的场面大。”

“既能充分保持革命群众旺盛的斗争热情,扩大了斗争范围,又使五类分子暴露在全大队所有社员的监管之下。好,好!这是一条很好的斗争经验,希望你们要很好地坚持下去。我们认真总结一下,马上回去向革委会汇报,说不定还能在全公社推广呢。”

工作组的成员相互看了一眼,都肯定地点了点头,都把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后的喜悦写在脸上,然后与张兴存愉快道别,并委托张兴存把他们的真诚谢意转达给大队部的其他同志尤其是钱顺东同志,最后又说:“革命友谊,万古长青。”

送走工作组的人,张兴存撒丫子就往碾庄跑。(40)